

路史

冊一



路史

四結前要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新序

士生千載後而欲考据千載之上難矣况欲追求古初搜羅于文字未興之前其曠遠荒邈之無稽有史氏所不能詳者顧史之爲書類以才人之筆供千百世之士林探奇索勝其疑傳疑信傳信究爲史家良法孔子云史有闕文於此見博稽未逮存俟後人可也長源羅氏生有宋乾道間以凌鑠今古之才囊括富有綜覽百代上追古先補史氏所未備洵夫睥睨班馬越賈長沙而上焉雖其屬句遣字間尙僻隱易滋疑竇每令人索解不得要亦胸中所儲蓄者廣人見爲奇而自長源出之牢籠百家所有怪怪奇奇究爲本色文字不與世俗眩異一無所本原者同癖也其書自宋閱今凡三刻矣屢欲于藏書家索觀不獲見詰所以版蕪漫久不開刷我輩亦無過問者其書漸幾于泯滅不傳予適得其版于坊間亟購之補葺爲完書以公同好並得爲考古家廣所見聞至其紀事之虛實爲文之純駁姑不具

論

光緒丙子孟夏月繡谷省菴趙承恩謹序于紅杏山房

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長源公之史予家藏舊矣每欲爲之翻刻奈其間勾棘難通後以匏繫秣陵偶與友人吳翁晉談及此史出之笥中遂喟然曰長源公始作之意欲使千秋萬世視如一日詎知今日幾于湮沒哉更得豫章所刻前後紀較之此本差勝亦未盡善也遂于視事之餘深心讎對探字疏句志頗不倦綜一笑之旨稽一刻之訛越以年歲乃始告成卽授剞劂以廣其傳非欲餌名于一時實欲爲長源公之忠臣也蓋長源腹誠海錯其用字如以庖犧之爲包戲玳瑁之爲毒冒難以枚舉亦其學問渾成會通一貫歷歷有稽讀者叵以是忽之至于中間倘有似是之疑未敢自言殆盡尙有俟於後之宏博君子廣陵喬可傳載識

重刻宋羅長源先生路史序

士生今之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百代舍往牒奚適矣顧搜奇眩異
莫與廣大之觀因陋守舊無當會通之適自非宗工鉅儒抱卓越之
宏識振斧藻之菁華孰與洞貫載籍之未興折衷規制於旣弊勒成
一家之言永貽來茲之鑒者哉有宋廬陵長源羅氏慨諸史之未備
薄文士而弗居殫精極思撮舉兼收作前後二紀起自邃古迄於有
夏世代之淵源良爲縣邈遞興之軌轍畢著指陳邈國名而得受姓
之始重封建而存治古之遺至於發揮餘論兩編則尤稱辯博雅馴
精詳典要殆若入武庫而駭目遊山陰以賞心者矣且其文辭根本
於經傳意見迴絕於百家論人之生必有死而仙不必學論佛氏好
仁入愚而釋不足爲辭而闢之道貞夫一良有功於聖門嘉惠乎來
學者歟近歲洪都僅梓其半未覩全書錢塘舊板雖校未詳錯誤迭
出先生之苦心正論幾泯沒於世矣廣陵喬君可傳志篤縹緲家抽

鄴架酷嗜奇博冀廣流傳爰命梓人躬勤檢閱刻既告竣屬敘簡端
顧蕃自愧章句習深管蠡見陋莫能循其藩籬窺其底蘊而竊嘆先
生居今慕古不狃於耳目聞見之恆情酌古準今必究乎天人物我
之極致信爲千載之絕學可稱生平之偉觀者矣輒綴蕪詞僭題首
簡嘉與喬君闡幽之功用貽同好欣賞之助至其命名曰路則先生
方自信其可諧大道永示周行者備載編中又何待後學渺聞之士
贊以一詞也哉

大明萬歷辛亥季秋日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金陵朱之蕃撰并書

路史序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諏之萬載之前非取鑒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輜軒黃車之籙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寔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鑒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旣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古今異道

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亡志
者之屏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顓
顓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
是旦莫之轍也風容臯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
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
樛鉏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
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
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話誚碩人亦徒
以移衆云

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泌長源父題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爲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羊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閭之外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祕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

朝之文所尙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

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
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
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
帝之道大遂使行之不惟俾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禪
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
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
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
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
評之立蕭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燁之
孱微無高銜大貝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文章自有
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

歷紀乾道龍集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燁謹序

敘

路史者故宋廬陵長源羅氏之書也先生學博而才弘識高而文偉
遐覽載籍侈遊典墳玉版金匱之章海上各山之旨赤文綠字河篆
龜圖罔不載之清衷遞爲心極辟若望衢者罕窺其術觀海者莫際
其瀾使之端委大學論道紫宮垂緹玉階錯綜先典扶皇綱勦日馭
辟雍封禪著其儀井田封建修其制禮崩樂壞而正諸太始系訛氏
亂而辨夫繇來大業起歆功張誠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矣惜也
懷奇毓秀挺河嶽之上靈不得見諸行事迺搜集百家輯而成史始
自邃古有夏之後勿傳其間事跡洪誕詳衆之略略衆之詳闡皇初
欲墜之精傳後此未謀之祕寧獨爭奇侈富蹈怪詭荒迂之習哉蓋
其耽志古風棲情醇治見後世之類宮廢封禪繁阡陌開封建絕禮
求原樂求墅謂他人宗謂他人祖子孫不知其自日失厥序也且藉
周伊之攝纂逆滋開假堯舜之傳禪位蠡起子擅父兵第圖兄祚變

亂勞紆難更僕數以故譚上帝之政紀太荒之風深信而樂傳也然而頻螻蛄之吟不足欣黎黃之韵悶帶索之樂難以豁雲臺之觀滯途窅僻未睹康莊飾蹇狐兔妄姍騏驎拘儒守經生之說之死不更達士務獨往之奇局藏莫示令先生之精義或幾乎息不可深悼者哉今

天子睿明崇道尊尚鴻文凡九流七略八索三墳莫不樹幟辭林揚鑣翰國方之往代若干羽委曠膠序寂寥其相去寧咫尺哉夫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顧煌煌

明詔弘獎人文巖穴之下豈無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抵掌甘泉之儀畫地南宮之事鼯鼠必對竹書無謬者哉而猥以路史猶有題拙題疎之恐耶堡自慚譴劣未敢言文而弱齡有志恥列面牆顧其負笈問奇裹糧就道實亦中心之貺也社兄柏持吳子妙年嗜古髮握蜚聲食雞千距名越任何曩也共聯風雨以故路史一編得分留覽開

奇引勝服古驅今豈復經生故本迄今夢寐之餘不能已已譬之精
金美玉不卽人而人自近之耳已之冬柏持手誨有路史之役較訛
訂僞考義彙評斯已精矣况以臥子坦公諸有道之門柏持就正殷
殷則堡之夙契於路史而重以諸君子之齒牙則更有遙憶心折者
屬予敘之義在無辭千里晤言藉茲古史

盟弟金堡道隱父題并書

豫章刻路史前紀後紀序

司馬子長作史記斷自堯舜司馬君實作稽古錄蘇子由作古史考始于伏羲非不欲舉開闢而歷數之吾知不能也太古尙已易書所不載者縉紳先生難言之何者無徵故也然其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會而通之亦足以論其世而存其略故馬總有通曆之編劉軻有鏡略之纂而劉道原對君實以通鑑始于三晉不免脫漏以故後之作或者稱外紀或稱大紀或稱前編多行于世君子亦不能廢之羅長源路史之作意亦猶是也其書上自洪荒下止虞夏以爲殷周放伐不足紀也故謂之路史路者大也上古之道爲大道故上古之史爲大史也旁引曲證聯而屬之因疑成信合異爲同上下數千百載如指諸掌其志良偉而用心亦良勤矣然其採典籍則五緯百家山經道書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幾於較雜而無倫敘世系則叔季篡竊與海外氏羌鮮卑夷戎別種靡不遡厥源派本諸皇王幾於傳會而無